

重新理解马克思辩证法视域中的“时代精神”

杨淑静¹ 吴友军²

(1. 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哲学学院, 长春 130024;

2. 空军航空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系, 长春 130022)

摘要:哲学的任务是实现理论与现实的和解,这一和解的基础一定是认识论的。黑格尔用理念论的方式切中社会现实,而马克思则用一种不同于理念论的认识论的直面社会现实的方式,这种独特的方式即是作为认识论的辩证法。作为认识论的马克思的辩证法不同于黑格尔思辨辩证法的直面现实的历史辩证法。只有重新定位作为认识论的马克思的辩证法,才能重新理解作为“时代精神”的哲学。

关键词:辩证法;认识论;时代精神;现实

中图分类号:B811.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87(2021)01-0021-05

DOI:10.16392/j.cnki.14-1057/c.2021.01.003

在哲学发展史上,关于哲学与时代之间理论关系的表达,当属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表述最为经典。在黑格尔看来,“哲学是思想中把握到的时代”,而马克思则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表述在表面上看来是一致的,都阐释了在对时代以及时代精神进行把握过程中的认识论基础。但深究便会发现,马克思与黑格尔完全不同,他们的表述呈现出了两种不同的认识论路向。黑格尔阐释的是一种超越时代的理性反思的思辨方式,而马克思则是根植于时代的、直面社会现实的、历史的理论方式。对马克思认识论的新阐释,开辟了一条重新理解“时代精神”的理论路径。

一、认识论变革与两种把握现实的方式

在《法哲学原理》的序言中,黑格尔指出,哲学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时代。正由于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所以哲学的任务便在于理解存在着的东西。在《第179号“科伦日报”社论》中,马克思则指出,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任何时代,不仅从其内容来说,而且

从其表现来说,都需要同现实世界,即自己的时代接触并相互发生作用。一般意义上来说,黑格尔和马克思关于时代问题的反思已经成为学界在理解时代问题时必引的经典判断,并不加区分地加以使用,这种现状有其合理性。因为不论是黑格尔,亦或是马克思,在阐释哲学与时代的理论关系时,都是一种后康德主义的研究路向,即都是在康德认识论哲学革命的基础上开始思考哲学与时代的理论关系的。

笛卡尔的“我思”为近代认识论哲学确立了一个新的理论基点,在哲学发展史上,“我思”突破了本体论哲学素朴实在论的理论症结,将“思维”不淳朴的特征展现得一览无余。但问题在于,笛卡尔的“我思”确立的是“意识内在性”原则,即如黑格尔所言的“现实自我意识”的原则。这一原则面临的直接理论难题就是意识与对象之间如何沟通。其后的哲学家都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难题,但都没有成功解决这个难题。斯宾诺莎的实体,莱布尼兹的单子,休谟建立在经验直觉基础上的因果习惯联想,都因为无法真正打通意识与对象之间的通道而失败了。

收稿日期:2020-11-16

作者简介:杨淑静,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哲学基础理论。

吴友军,空军航空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系教授,研究方向为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辩证法思想研究”(项目编号18BZX001),吉林省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巴黎手稿》与《资本论》的辩证法思想比照研究”(项目编号:2018B18)阶段性成果。

康德哲学在直面意识内在性困境的基础上,实现了一场认识论的哥白尼革命。在康德看来,要击穿意识内在性建制,必须实现一场认识论的哥白尼革命。这便是从主体围绕客体转向客体围绕主体认知,即“人为自然立法”。这是认识论自身的一次深刻的变革,而这次革命是一种建构论的革命,“康德的哲学革命在完成一种类似于主体转向的过程中实现了这样两点的设定,即主体的能动性与非赤裸裸的经验的存在,因此世界只能是属人的世界,自然也只能是属人的自然。哲学的关注点从康德开始不再摇摆于究竟应该从主观层面来看世界,还是应该从客观层面来看世界,而是转向了主客统一性如何可能的问题,以及属人的应然世界该如何构造的问题”^{[1]227}。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和马克思都是康德认识论哲学的变种。康德所实现的认识论革命,在黑格尔和马克思哲学中得到了贯彻。由此,黑格尔和马克思都作出了同样的理论判断,即时代就是他们的罗陀斯岛。由此可以推断,任何一种哲学,如若脱离时代,跳出罗陀斯岛,都是愚蠢的。所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直接断言:这里就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跃吧。《资本论》就是马克思哲学的时代。

建立在认识论基础上的黑格尔和马克思,实现了不同的理论与现实和解的路径,即开启了不同的建构属人的应然世界的理论方向。

黑格尔实现的是密涅瓦猫头鹰式的反思方式,在他看来,以理性的方式洞察现实,是实现理性与现实和解的最佳方式。换言之,只有在概念中,时代的艰苦才不致让人们对生活平凡的琐屑的兴趣予以太大的重视,从而把握不到较高的内心的生活和较纯洁的精神活动,这是对时代最大的理论尊重。只有转向内心,回复到精神自身,才能避免空疏浅薄和虚骄的气焰,这是接受我们时代精神的号召。显然,黑格尔在康德建构论的认识论的基础上,将建构的主体推至其极致,从而在绝对理念的自我运动中通过理念回归自身把握到了时代精神。在黑格尔看来,精神通过自觉以及自我运动,从无规定性走向整全规定性,从而达到了绝对理念。这其中有意义的是精神的自觉,它使人们从日常的经验生活中超脱出来,接受永恒和神圣的事物,并用理性审视、反思之。

不同于黑格尔,马克思则采取了另外的理论方式。一方面,马克思将康德哲学所实现的认识论革命

彻底贯彻到自己的哲学理论中;另一方面,马克思将黑格尔发展到极端的主体性收拢,并为其赋予了“现实性”的属性。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的主体性只是抽象的自我意识,或者说只是表现为抽象的意识,“人的本质,人,在黑格尔看来=自我意识。因此,人的本质的全部的异化不过是自我意识的异化”^{[2]207}。由此,黑格尔哲学中的自我意识通过自己的外化或者异化所能设定的只能是物性,换言之,只是抽象的物、抽象物而不是现实的物,不仅如此,这直接导致哲学成了一种幻想,即它只能同现实的影子做斗争,而不能真实地反映社会现实。青年黑格尔派由于坚守老年黑格尔派的这样一个信念,即认为宗教、概念、理性等普遍的东西统治着现存世界,所以,尽管他们满口喊的都是“震撼世界”的词句,但却忘记了他们只是用词句反对词句,所以当他们对现实世界的时候,他们在理论上和现实上都是无能的。

马克思清晰地认识到了黑格尔认识论哲学内在的理论问题,而要突破黑格尔主体性哲学的内在理论窠臼,找到一条通达社会现实的道路,就必须在认识论的意义上重新定位主体性原则,而1845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是这一原则的奠基性著作。在第一章中,马克思便一针见血地指出,哲学的出发点是“现实的个人”以及他们的“活动和物质生活条件”。在马克思看来,只有如此,才能避免将现实再次蒙上神秘的面纱,并且能够跨越理论与现实之间的鸿沟。一言以蔽之,在马克思看来,哲学切中社会现实的路径是对资本进行鞭辟入里的剖析,这是建构论的认识论哲学在马克思哲学中获得的另外一副理论面目。显然,这一面目是最符合康德的认识论哲学革命的。在美国哲学家汤姆·洛克莫尔看来,马克思对资本的分析不过是对他自己所建构的资本主义现实的一种认知,这是康德认识论哲学的变种,即“我们所能知道的仅仅是我们所建构的事实”。所以,当马克思强调时代的罗陀斯岛时,这一论断出现在《资本论》第一卷的第四章货币转化为资本部分中,商品到货币,货币到资本,都必须根据商品交换的内在规律来加以阐释。不言而喻,资本的内在规律就是时代的社会现实。换言之,商品、货币、资本都不过是现实的人的存在的物的属性,通过对其的认识,建构出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才说“德国的复活日,是由高卢雄鸡的高鸣宣布的”^{[2]18}。

二、时代的错乱与理念论的内在症结

不论是黑格尔,还是马克思,在把握时代的现实问题时,都在不同程度上推进了康德的认识论革命。但这容易造成一个误解,即马克思与黑格尔在理解理论与现实的和解问题时的理论立场和理论思路是完全一致的,只不过黑格尔采取的是将主体推至极致的理性反思的方式,而马克思则采取的是直面社会现实的革命的方式。但事实上完全不是这样。马克思与黑格尔在阐释理论与现实的和解,即在理解“时代精神”这一问题上,不仅方式不同,而且其认识论的理论基础也是不同的。那么,这便产生了一个很重要的判断,马克思是康德和黑格尔的随行者,但更重要的是,马克思是康德和黑格尔的超越者。

马克思把握时代的方式之所以能概括为高卢雄鸡的革命的方式,这根源于马克思与黑格尔的一次彻底的断裂。这次决裂的根源在于马克思对社会现实问题的追问和思考,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从对“彼岸世界”的宗教的批判转向对“此岸世界”的尘世、法、政治的批判,这开启了马克思与理念论决断的思想萌芽,而斩断其与理念论之根的锋利的刀刃则是马克思对德国现状的分析。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意识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便是德国的现实与德国的理论严重脱节,如果想从德国的现状出发,即使采取否定的方式,结果依然是时代错乱。时代的错乱使马克思意识到,用黑格尔密涅瓦猫头鹰式的思辩的方式去切中时代、把握时代显然是行不通的。马克思必须寻找一条不同于黑格尔的研究路径。

一旦走出黑格尔,并与理念论决裂,马克思便面临着巨大的理论风险,就必须回答这样的理论问题:以理念论为基础的把握现实的方式的内在理论症结是什么呢?当高卢雄鸡高鸣时,其鸣叫的时代能否是没有思想的时代呢?具体的来说,是否存在着没有被思想所把握的现实呢?如何保证把握现实的思想不被思想本身所绑架,同时又在直面现实的时候摆脱黑格尔忧心忡忡的“精神驰逐于外”、并陷入“外部世界的物质材料”中而不能自拔的理论窘境呢?更深层的问题是,当我们把马克思把握现实的哲学论题推至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时候,能否仅仅以一种认识论的方式对马克思哲学加以概括呢?如果没有了理念论的背景,马克思哲学还能否被称为一种认识论呢?

黑格尔密涅瓦猫头鹰的思考方式之所以在把握时代的时候无法预见这种错乱,是因为在黑格尔哲学中,历史是“人类成熟的历史”。也就是说,作为真理的科学的历史,不是知识,更不是意见,而是理念所把握到的历史哲学。那么,同理推得,变动的历史也不是知识或意见,而是由精神内在的永恒的理念原则做保证的。在《哲学史讲演录》中,黑格尔谈论真理和历史的矛盾的基础是“发展的原则”和“具体的原则”。所谓“发展”和“具体”,在黑格尔看来,并非如直线般抽象地向着无穷发展,而是必须认做像一个圆圈那样,是回复到自身的发展,是对自身的否定,也是对自身的重新认识。黑格尔强调“发展原则”和“具体原则”,就在于强调历史哲学不过是历史思想的理性考察。这种理性的考察只能考察人类成熟的历史,即马克思称之为的史前史。问题在于,当黑格尔把精神自身的辩证运动应用于存在本身的运动时,他便顺理成章地将历史本身所包含的否定(第一环节)的方面看成是一切存在的唯一的、真正的活动。马克思批判地指出,如此,黑格尔只能为历史的运动找到抽象的、思辩的、逻辑的表达,而这种表达所描述的不过是人类历史的一个特殊领域,即“人类成熟的历史”^[1285]。但在马克思处,历史则是现实的历史,是“既定的主体的人的现实的历史,是人的产生的活动、人的形成的历史”^[1201]。

马克思论述人类成熟历史和人类现实历史的区别,本身就阐释了理念论的界限。马尔库塞在《理性和革命——黑格尔和社会理论的兴起》一书中直接指明了这一区分所具有的理论意义:人类成熟的历史是阶级社会的历史。当阶级历史被废除时,人类的实际历史将开始。换言之,黑格尔的理念论只能论述“人类成熟的历史”,而无法把握“现实的历史”,这就直接导致了理论与现实脱节的时代的错乱。

黑格尔历史概念的理论症结在于理性在研究历史的时候,仍执着于对意识的内在构造的研究,这一研究虽然冲破了意识内在性原则,但却又将自己推进了历史的意识内在性的深渊。要摆脱黑格尔哲学的理论困境,就必须在建构论认识论的基础上将意识的内在构造的研究转向意识的辩证发展的研究。这种理论转向带来了两个好处,一是使脱离理念论的马克思在把握时代和历史的时候仍然以认识论为基础,“马克思的哲学革命能够摆脱抽象的肉体的人的设定(如费尔巴哈),并最终在历史演进的过程中

洞悉当下社会现实的本质,这样一种哲学转向的实现,在我看来,是整个德国古典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演进的必然指向”^{[1]226};另一方面,这种转向直接将对社会历史现实的把握推进到了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即直指资本主义时代。这种转向解决了马克思的苦恼,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他说,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就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生活关系的综合,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4]591}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还原了现实的社会历史。在马克思看来,经济范畴自身的展开过程就是历史。历史既不是蒲鲁东意义上永恒的真理,更不是黑格尔意义上精神的、逻辑的历史,而是“现实的人”的现实的历史,是“追求着自己的目的的人的活动”的历史。换言之,当我们将历史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我们讲的就是《资本论》的辩证法。阿尔都塞在他的博士论文中指出,在黑格尔处,历史与辩证法是同一的。这对马克思是同样适用的,正是由于这种同一性,我们才能真正把握到《资本论》的理论本意以及理论旨趣。

不同于观念论从意识出发,马克思是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出发,“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2]225}。如此一来,现实、历史不过就是活动着的、交往着的个人以及他们的物质生活及生产方式,与此同时,当人们把握、描绘时代现实时,也同时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正如马克思所言,在思辩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

三、辩证法与认识论的思想的移居

在把握现实问题的时候,马克思不仅走出了康德,同时也走出了黑格尔。但正像黑格尔永远走不出认识论一样,马克思也永远走不出辩证法。因为正是辩证法,让马克思在把握社会历史现实的时候能以一种高卢雄鸡的方式展现一种革命哲学的可能性。在另一个意义上来说,正是因为辩证法,马克思才实现了认识论的思想移居。也就是说,马克思不能再如黑格尔般,从思想出发,从而把握一个以逻辑形式的历史为内容的时代,而必须反其道而行之,从社会现

实直接入手,将社会历史现实作为理论内容,从而建构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在把握时代精神的时候,已经冲破了密涅瓦猫头鹰的反思的方式,从而实现了一种高卢雄鸡的现实的革命方式。那么,走出了黑格尔的马克思的认识论为何是一种不同于理念论的认识论呢?这种认识论是否实现了一种认识论的思想移居呢?要思考这些问题,就必须正视马克思与黑格尔的纠缠。这是因为,马克思通过改造黑格尔的辩证法,才使其避免在直面社会现实的时候不被社会现实的“物质材料”的表象所束缚,从而建构了一种新的认识论,实现了认识论的思想移居。

将辩证法作为实现理论与现实和解的认识论基础,需要澄清一个很重要的理论问题,即马克思的辩证法不是黑格尔所说的形式反思(外部反思),即一种作为工具的研究方法。将辩证法理解为工具和方法,这不仅是对马克思的误解,同时也是对黑格尔的误解。黑格尔在逻辑学中强调,形式是关于内容的形式,没有内容的形式是空疏的意见,马克思也提到,当我们将辩证法的本质理解为批判的、革命的,它意味着辩证法是对事物的认识,即对事物肯定性认识的同时包含着对事物否定性的认识。列宁在《哲学笔记》中非常重视黑格尔和马克思关于辩证法的这一根本论述,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一节处,列宁直接指出“辩证法也就是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在这个意义上来说,虽然马克思在关注社会现实问题的时候,解构了密涅瓦猫头鹰的认识论的基础,但是辩证法理论使马克思所直面的社会现实又重新具有了认识论的意蕴,只不过此时的认识论已经实现了一场认识论的“思想移居”。

在“晚期的讨论班纪要”中,海德格尔将思想之居所的革命理解为思想之移居。所谓思想之居所的革命指的是哲学研究的方向、主题、视域、功能等一系列的改变。据此而言,马克思的辩证法理论实现了从“彼岸世界”到“此岸世界”的哲学视域的转换,从“追寻绝对”到“批判现实”的理论功能的转变。更具体的来说,马克思辩证法回应了现代性的社会现实,实现了辩证法理论的思想移居。

在马克思看来,不存在不被思想把握到的时代,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的生活过程,因为意识在任何时候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无疑,这是意识与存在在属人世界里的一次和解,这一和解构成了

马克思所讨论的“社会现实”。也就是说,社会现实不是从思想本身的逻辑结构推演出来的,而是从意识本身的辩证运动过程所内蕴的历史性中开显出来的,“不光是思想力求趋向于现实,而是现实力求趋向于思想”。这是作为辩证法的认识论,或者更明确地说,这构成了马克思的辩证法理论所独有的认识论平台,而建构在这一平台的反思时代的方式绝对不是黑格尔式的密涅瓦猫头鹰,而只能是昂首向前的高卢雄鸡。正是如此,马克思才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大声疾呼:一旦内在条件成熟,德国的复活日将由高卢的雄鸡来宣布,这是符合辩证法的原则含义的。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到,辩证法是唯一的一种研究方法,能够不用假设而一直上升到第一原理本身,以便能够在那里找到可靠的根据。即辩证法之所以是认识论,就在于它不用眼睛和其他感官,跟随着真理就是达到纯实在本身。只有辩证法,能让人看到纯实在,这个纯实在不是黑格尔意义上的纯存在,而是马克思意义上的社会现实。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实现了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

在谈到马克思对黑格尔的颠倒的时候,现在的研究成果大部分都只是从简单的、外在的、直观的意义上去阐释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好像只要把黑格尔头足倒置的辩证法简单地翻转过来就可以实现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这种理解没有触及颠倒问题的实质。在阿尔都塞看来,颠倒仅仅是一个隐喻,即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不是一个简单的翻转问题,就其实质而言,是对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改弦易辙的认识论的超越。在阿尔都塞看来,只有这样理解颠倒问题,我们才能研究关于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借鉴和继承的问题。

辩证法作为一种改弦易辙的认识论,其在保证了把握现实的思想不被思想本身所绑架的同时,又能在把握外在现实世界的时候不至于被外在的表象和经验内容所裹挟,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这也是马克思把关于辩证法的寥寥数语放在《资本论》来阐述的主要原因。马克思对作为抽象力的《资本论》的辩证法有自

己独特的判断,在《资本论》第一章“商品拜物教的性质及其秘密”一节中,马克思坦言其建立在新的认识论平台上的辩证法把握现实的方式是一种“从后思索法”,指的是从发展过程的结果开始,即从事后开始,这是对人类社会思索的科学的方式。以“抽象力”为研究方法的《资本论》表征的是人的存在的形而上学,在这个意义上来说,辩证法决不能通过写就一部著作来完成,其真实的含义只能存在于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资本论》中。这也是为什么马克思把关于辩证法的经典表述放置于《资本论》的初衷所在。在这个意义上,写作《资本论》的马克思,才真正证明了何谓被恩格斯称之为的“新世界观”。

改变世界的“新世界观”是在人的存在方式、即对资本的批判中获得的。《资本论》的辩证法在逻辑地展现了人的存在方式的同时,展现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如此一来,《资本论》从“物与物的关系”的黑格尔旧世界逻辑规律转换为“人与人的关系”的马克思的新世界的历史规律。这是从天国到人间的哲学,是从彼岸世界到此岸世界的哲学,更是从对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的批判到自我异化的非神圣形象的批判的人类文明形态的历史变革的哲学。

建立在辩证法认识论基础上的马克思哲学,其触摸时代的方式是革命性的,同时也是最真实的。不仅如此,辩证法的认识论也使马克思哲学开辟了一种新的实现理论与现实和解的可能性,这是一种实现了认识论思想移居的高卢雄鸡对现实的鸣叫。

[责任编辑 路强]

参考文献:

- [1]夏莹.哲学的革命与革命的哲学.汤姆·洛克莫尔.费希特、马克思与德国哲学传统(译后记)[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3][美]马尔库塞.理性和革命——黑格尔和社会理论的兴起[M].程志民,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
-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A New Understanding of the "Spirit of the Tim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s Dialectics

Yang Shujing¹ & Wu Youjun²

(1.School of Philosophy, Department of Marxism,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4;

2.Department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Aviation University of Air Force, Changchun 130022, China)